

集部

魯齋集卷九

宋 王柏 撰

帖

朱子帖第七卷

先大父與朱子契誼之密無如漕闈之時先生亦奉祠里居披示心腹縷綣有加見于諸帖固可考也然講學之帖理不應無意者為好事者所有今不復得而見之矣越十有二年始得此卷凡八帖中一帖先生嘗以易

書求證于大父且欲蚤賜鐫誨及今改定為大幸叔父
時執經講下故曰伯禮所詢數條且以鄙意報之亦乞
有以訂其失又言沙隨古易章句之詳博未知尊意以
為如何此尤見先生盛德無我懇懇求善如恐不及然
後知此等帖散失亦已多矣若夫饋藥之感信受奉行
其治心養氣之教此特朱子之常言意其相與之情既真
津筆醻答未必具稿故文集亦無此帖也嗚呼既自幸
新有所得而復惜其多有所遺而大父故稿亦無以互

見故特著其悲恨于卷尾云

寺簿徐公帖一卷

在昔淳熙丁未先大父將漕七閩時公掌邵武學事大父察其所安真可以致遠既以京剡舉之又露章特薦謂公學問該洽操履端亮自為諸生衆已推重既登科第聲譽益休令掌教一邦師道尊嚴學校整肅士子知所嚮慕若置之周行其謀議獻替必有可取誠足以上備旁招之列故公有此除目先是大父檄公至司而一

路士子翕然風動謂之得人時㩀堂劉公炎正在公講下後寓婺女為某道當時氣象感嘆久之疑公往來尺牘必多散失實祐癸丑之冬得夫弟忽以此紙來惠某竦然玩誦識古人渟簡真實之味一洗近世浮諛不情之習嗚呼此風俗之所以厚世道之所以隆也公未幾遷寺簿出知通州而終葢越人也㩀堂與徐東軒皆公之弟子云

先友陳葉二公帖

昔先大父與文昌陳公相國葉公為丱角之友未弱冠遭曾大父之喪偶故籍之尚存見賻儀獨厚於隣里者有曰陳解元天與葉解元夢錫潘解元師元各贈一貫足此可以見變故之艱難朋友之契好先世之清風也四君子皆相繼奮身儒科為世名人一時交游人物之盛如此惟半山潘公之書帖無存陳公葉公之帖幼年所見至多散逸之餘存者僅僅此耳陳公止七帖公不歷州縣一再轉徑登言路持從槖晉用甚峻中遭貶謫

及起廢于新安而大父適漕江東同此一時凡郡計有相關者直言無隱情尚以老兄稱之可以見久要之不少變也葉公所謂鄉書相叙之樂正大父臨按新安之時初大父之赴番易也葉公適當軸力留大父以自助大父毅然不許葉公至形于色且言番易初非佳郡而必欲往何也大父領郡未幾而葉公不幸貶矣前一帖在荆南時中三帖在謫所後一帖乃奉祠里居之時其言鄉邦農事之艱勤糴價之低昂詳悉無遺益足以見

相與之情真不以體貌虛文而奪其務實之意不以閒退剩語而忘其憂時之心昔之大臣亦異乎今之所謂大臣昔之朋友亦異乎今之所謂朋友矣爲之慨嘆識之卷末云

同郡五公帖

昔大父嘗習詞科求正于庚溪陳公侍郎公稱之曰辭氣嚴密無愧古作將就試報賈夫人之疾歸竟焚其稿後陳公法當舉自代始終以大父一人應制前輩所見

固異於常人晚年徜徉於西郊得林泉之樂里人敬之此數帖在番閫時所得者禮亦謙矣説齋唐公與莊敏伯祖位為婚姻其守上饒也在大父後兩政故所言親密不為潤飾之辭自香溪范公而下未知其契好之厚觀范之詞知競進之可恥而安其遲次之分當時士大夫亦多以此自勵而其筆札亦為時所貴重也興化劉公雖為南軒所斥觀其筆意質實措詞閒雅終有古風山堂聱公意勤詞簡亦有典刑是皆存其遺蹟而未暇

夷考其美德也

紹興五公帖

予景慕前脩好觀遺蹟未必盡求其點畫之妍也所恨不能尚友遠古猶得見乾道淳熈諸賢之帖為最盛近年始得此紹興五公書凡八紙先伯祖莊敏公多子弟代書而親筆絶少見此為晚年親作雖覺筆力差弱而恭謹謙厚之風藹然可親點成之字歲積漸多此二帖筆遒神健不可以世故束縛忠定李公字有典則端重

自在而出處艱闗之狀㣲見一二北山鄭公筆逸情真
雖剸繁劇而有餘才太史范公意度嚴重運鋒純熟萬
里訃聞之言凛然忠憤千古難平即此五公之賢推中
興人物之盛惜不得盡有其手筆也

黙成十一帖

某自㓜知敬黙成先生初得應仲豆豉二帖喜不自勝
寶藏餘四十年始續得十有二帖作二卷亦既書嵗月
于後矣寶祐丙辰之春内兄伯遠擕四十有九帖授予

曰吾家不知愛得好事者寶之足矣越數月既成背軸伯遠復來展玩嘆息而去未幾伯遠竟亡嗚呼伯遠知予之素所敬愛故以託其傳其志亦可悲也此十二帖獨首帖為少年之字餘皆縱逸豪健而不踰軌則宜伯阜余君之賛美嘆重也伯阜亦以善書稱故能參其筆意云

黙成十八帖

右黙成十八帖多南渡搶攘之時禍亂交拏人不安厥

居氣象益可想也先生之出處大畧興致所寄莫不灑然至於奉親之歡與人之厚辭受之嚴操守之固亦可槩見此卷所得不既富矣乎雖多非晚年老筆真如鳳雛翔于丹山雖未千仞終不肯輕下云

夏戴二公帖

竹軒先生夏公少嘗師先大父晚留書塾而諸叔父復師之聲望甚偉既而登鼎甲趨幙府大父捐館而亦丁內艱而歸後以十詩哭于石筍墓下用東萊先生哭芮

祭酒體也詩律溫潤謹嚴而述情忠厚篤實蓋於大父出處之際知之也深是以頌之也無浮辭焉博士戴公麗澤之上第先君同門之好為最深有賦御書石刻之詩激昂慷慨而議論宏遠二公皆篤學清苦今豈復得見斯人乎世衰道微人物益耿而某之家世亦已就於堙微懼遺書之散逸後之子孫或有立者將不得知先世之雅道故拜手書于卷後

雜著

通鑑託始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於書治亂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於言理寓於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闢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叙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也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

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體之而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見之於都俞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於一時之訓誡必皆叮嚀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微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

篇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人存於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子之賵聖人存於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襃姒之難廢后黜適王之所親嘗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貴下賵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絶望於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葢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

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空書勲將之以太宰信之以內史卿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賛之三辭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賔饗贈餞加之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咸沈酣於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闊寂寥於天子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秉周禮者莫如魯請以隱公觀之平王

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賻後四年王使凡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桓公弒隱而立篡賊也魯之所當諱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桓公薨于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褻也又以晉國大畧言之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軍為晉侯其後侵併諸國日益强大文公伐楚獻

俘于王王享醴命宥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重耳為侯伯賜之車服弓矢秬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重耳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覲其儀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荅命蒯聵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之辭使人驚喜東周之勃興何為有是曠禮也然既無備物典策又

無王人下臨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變僕深
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馬温國公奉㫖論次歴代君臣事
蹟錫命曰資治通鑑正託始於三晉之侯葢公不敢上
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襄智伯終通鑑以智
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為一千三百六十
二年之綱於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
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名分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
殿于後有典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

世帝王之規範也後之儒者以公之言誠忠厚矣猶慮其闕於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公病於一惰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於三晉强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謹微之說此特言其晉之幾而未及乎周之幾也是以朱文公感興以昭王南下而不返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淪散何獨至是而始可論也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爲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

公定而周遂哀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晉大夫自是爭衡於中國矣況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官不備聲名文物黯無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為天下重哉僕聞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丕應惟命之承僕因質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帝紀書命三侯於九鼎震之下此温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立為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

之歟又十有八年田和求為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后立詳觀許之一字即太史公以之而為命也當是時王命輕於一羽烏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於齊桓晉文猶熟視楚之王而不敢問尚何待後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乎七十有餘年衞猶以王命為重後乎七十有餘年諸侯自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蒼姬將訖錄如日之莫如歳之冬天叙斵喪天秩流離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

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摧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為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為之道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欲興周道於東方孟子亦謂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令攷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於秦周民遂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强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强之屈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為之時況自

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於自棄矣

魯齋清風録

昔先大父失所天年齠弱冠而師交已盛先君棄諸孤某雖踰小學而懵未知書嘆賢不肖之相去何其遠哉竊意中散公以一貧遺大父而動心忍性之功甚深先君以餘澤貽我後人而鮮克由禮之習易染此賢不肖之所由分與雖然貧賤憂戚之所玉成者必中人以上

之資而簞食瓢飲付之中人以下則衣冠淪墜也必矣貧而樂富而好禮非工夫至到者不能也予自授室以來嘗從事於生產作業而微見効矣靜而默檢身心則荒蕪不治悚然知愳絶利一原閉門讀書粗知聖賢廣大精微之境於是家事曠弛日就窘窄然亦甚甘心焉葢此重則彼輕物固不能兩大也今行年六十始正嗣子之倫疏其衣鉢之傳有田二頃足以供祭祀足以養妻子足以治賔客有書萬卷手帖石刻數百種足以資

探討足以窮古今足以涵泳義理以之治心以之脩身以之游藝無所往而不可然不能不藉田以安其為學之心尤不可不藉書以保其衣食之原豐約貴兩得其宜有才氣者出雖兩無之亦不害其為賢也漢疏廣有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吉哉言乎人孰無子孫之念而能為此遠慮者益鮮矣其後劉表問龐德公何以遺子孫答曰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斯言益深矣然則所以致安危者無它義利兩端而已惟汝小子擇焉苟一意於利則讀書種子斷絶流為俗人利固不足恃而身日危矣苟一意於義則志向進進乎高明則可為君子雖貧亦足恃而未嘗一日不安也小子其識之暇日偶分部而録故書之目為十有五卷以防散逸而部各有序因思柳子厚嘗病世其家而業不隕者雖古猶乏也美王氏之伯仲有穆然清風發在簡素之言遂

命此録曰魯齋清風云

武當贈行軸識

在昔慶元戊午先君趨武當之戍匹馬就道畧無難色志氣偉然遂得覽觀荆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園訪問遺老周知虜情當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後歸於其行也贈言者不一惟臨江叔父之序勤渠懇惻於固結人心之一語識慮高矣規橅遠矣愛兄之道深矣又得竹軒先生夏公二詩優柔平淡

温厚雅奥慰民凋之句期之以培植根本之計也思吞虜之句厲之以規恢中土之畧也言簡而意深豈尋常惜别之語哉先君道出番易訪大父之故人石喬余公益沙隨先生之門人誠篤古君子也繾綣先契期奬後來藹然滿幅且言賔幙之任所關者非小槩之以是亦難哉之一辭則戒謹恐懼之意隱然見於言表非知道者不能及此三篇者體雖不同皆有以盡其相愛之真情後人每徒取其文辭要識四君子之用心也于時某

生甫半周今浸尋六十歲矣驚日月之飄零痛文獻之凋落因泫然流涕書于其後

金吉甫管見

寶祐甲寅立冬日蘭溪金吉甫來訪以讀論語管見一編示予觀其立說則曰凡有得於集註言意之外者則書予竊惑焉夫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於深造之餘而無强探力索之病非爲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悞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

不小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為甚明其間包含無窮之味益玩而益深求之於言意之内尚未能得其髣髴而欲求於言意之外可乎此編儘有見處正宜用力奉以歸之不敢有隱苟能俛焉孳孳沈潛涵泳於集註之内它日必有驗予之言矣

汪功父知非稿

萬事無不由學而至惟詩未必盡由於學其工可學也其氣骨實關於人品朱文公獨愛韋蘇州詩以其無聲

色臭味為近道此言不特精於論詩尤學道者之要語也自三百篇以來獨平澹閒雅者為難得夫平淡閒雅者豈學之所能至哉惟無欲者能之非無欲之詩難得也正以無欲之人難得耳吾於功父之詩似覺微有此氣骨若充之以學庶此氣骨開張完固而駸駸乎成矣一日以知非稿見示而予得以審其是非作之者固欲知其非而觀之者葢欲知其是予方定其端以待功父學之成它時會有識者符予之言

予暇日校正音訓而有未能釋然於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謹於缺疑也善於復古也所謂古文者今亡矣昔劉向嘗以宫中古文易校施讐孟喜梁丘賀三家多有脫落獨費氏經與古文同鄭康成王輔嗣固皆出於費氏今之易即古文易也今易之字則非古文之字也况籒篆既更隷正益異轉相傳寫之訛豈能盡合於古哉晁氏既不見古文易今所按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

姑以古文異同者言之今之若古之嶽字也以爲當從古也凡經傳皆書此嶽宜也自乾以下既更此若獨於離卦出此二嶽豈不可疑乎趾之爲止誠古也或加足或去之亦豈有二義哉拯之爲承亦古也而又不一於承何也要之爲取鮮之爲尠未嘗盡出於一如亨享佑祐之類尚多有之若喪之與亵非有大異特筆法互有得失耳成公豈不能訂其是而歸於一乎缺疑存古之道不當若是此成公所以一循其舊也其大不得已者

天一地十章移在天數五之上此則存程子張子之言有不容不移者今成公於字音因晁氏之舊而增廣之異同之間不敢輕加一字謹之重之如此之至也乃於千載傳襲不疑之書欽然撥亂而反之正則其不可不復古也審矣晁氏先於復古者也成公豈苟從者志偶同也至於訂古有未盡善者則成公亦不得而盡從也曰古字曰今字曰籀字曰篆字曰隸字分别若甚精訂定若甚確徐而考之葢亦未能盡合乎法也至以卦氣

斷其字之是非有無此則不能不疑也抑嘗思之不有音訓類其同異則不知諸儒之得失不見諸儒之異同得失則不知伊洛以來傳義之精也音訓之有益於後學如此知其所以異而能察其所當同而後可以謂之善觀今大綱領既正音訓甫畢而成公夢奠精神全在卷第之下分行註中讀者尤當留意焉

大學沿革論

自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宅天衷立民極定萬世之標

準者悉已去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子
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外它無書也今大學之篇
鄭康成謂之通論以為記博學可以為政也何其陋哉
孔穎達方以首章為經乃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
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
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子之遺書
也既刊定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為初學入德之門施及
朱子遂斷之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

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門人孰有出于子思之右其為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坦然大明矣其始也遭秦大禁斷續殘編出于屋壁之中韋編爛脫竹簡淆亂漢儒掇拾整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大有功于名教矣然則求于大壞之餘缺望于既得之後未止于至善亦人

情之不能無恨于此而况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于是隨文釋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承訛踵謬而不問其血脉之不通穿鑿附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蝕因循於是訛益訛誤益誤二戴不疑也鄭康成孔穎達不疑也漢唐諸儒亦不疑也至二程子方敢倡言之曰此為錯簡此為脫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註為衍學者如寐而得覺方知聖人本意簡易明白未嘗有艱辛險絕之詞只第二句新之一字稍生

則已訛而為親講解者百餘家未嘗顧傳中三新之相應真是枉讀聖賢之書程伯子先取三綱于雜揉之中列于首三句之下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寘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又一規模也淇澳一章二程子皆于誠意傳後取而寘于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不是之從乃獨殿于至善傳之末以其内有盛德至善之句可證也又以没世不忘為至善之極考之可謂審矣惟有格物致知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今以經統

傳則知首尾森嚴以傳承經則知其義理精密亡此一傳粲然易知況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誠意工夫是從致知做將來此一傳之不可缺也明矣此傳既缺則何以為明明德之基何以為新民之本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于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補之字義非不親切旨意非不分明熟復玩味終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之寬厚而朱子亦自以為未善故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以朱子義

精華健豈有所不足于此然古今風氣不同不得强而用其力也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咸淳己巳得黄巖玉峯車君書報予曰致知格物傳未嘗忘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為格致一傳于是躍然為之驚喜有是哉異乎吾所聞也茍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為傳何哉予嘗反覆而思之此傳之亡也我知之矣此傳錯簡于至

善之下其逃亡也為甚切其掩藏也為甚密葢其承上句也為甚緊此三先生所以確然信之而不以為疑然三先生不以為疑後學乃敢一旦而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為異而苟于同也況朱子亦未嘗截然而不相叅也予為之條疏于後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

也此章若為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為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于湊合孰若移此章為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于此處尚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于字義只說大意而字意在其中况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為格致之一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于極之謂知止知也至于定靜

安慮而后得所止先非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謂知本即此之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原在止于信之下程子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為當在此八也朱子聽訟章

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以知止一章甚明九也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為物格知至十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為致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簀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邪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横看竪看儘入深儘有在此可謂開後

人窮理之門而不限以一定之見是心也大公至正之心也歐陽公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刋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巳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論與同志共評之

家語考

予每讀中庸集註以家語證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竊

疑之因書與趙星渚言答曰文公謂家語為先秦古書無可疑者因求家語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請從而論之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謹豈後學之所當妄議必學博而理明心平而識遠殆庶幾乎得之葢學不博不足以該貫羣書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會羣書之旨心不平則不能定輕重之權識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惑予不敏何足以知之竊嘗謂學者莫不讀論語也自

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戔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義始大明曰脫簡曰錯簡曰衍文曰缺文曰某當作某始敢明註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為何人所集也固當曰此魯論也此齊論也此為子貢之門人記矣此為閔子之門人記矣此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矣然子貢閔子有子之門人後世不聞其有顯者惟曾子傳得其宗當時執刪纂之柄者豈非子思乎吾聞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進轍環天下幾

四十年登其門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訓宜不勝其多也豈論語五百章所能盡哉於此五百章之中而高第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盡載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盡知也況其言乎嗚呼論語之書精則精矣而於夫子之言未可謂之大備也宜乎諸子百家各持其所聞而發越推闡莫知所以裁之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固有不能免者予讀家語而得論語之原其序謂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悉集録夫子之言總名之曰

家語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語録也葢顔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游未必知也齊魯之君問答二國不能互聞也以今凖古揆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以大會粹為一書則散漫而無統浩博而難求門人何以别其精微故曰家語之原乎然記者非一人録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詞有工拙意有踈密理有精粗紛然而來兼收並蓄亦不得而却也於斯時也七十子既喪而大義已乖駸駸乎入於戰國矣各剽畧其

所聞假託其所知縱横開闔矯偽飾非將之以雄辭詭辨以欺諸侯以戕百姓其禍根盤結於海内紫亂朱鄭亂雅大道晦蝕異端搶攘誣聖言悞後世此有識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於家語之中采其精要簡明者集為論語以正人心以明聖統以承往緒以啟來哲為悠遠深長之計其滔滔横潰於天下者固不能遽遏絶也俟其禍極而勢定則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與日月並行於天地萬世之下莫不於此而宗之

其功又豈在禹下哉當是時也任是責者非子思子吾將疇歸故曰集論語者必子思子也始著書以幸後學者亦必子思子也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過記録之書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學則子思著作之書也以論語之體段推家語之規模大槩止記録而已然精要簡明既萃於論語則其餘者存於家語雖不得為純全之書其曰先秦古書豈不宜哉雖然予嘗求家語之沿革矣其序故曰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王問儒術卿

以孔子語及弟子言參以己論獻之卿於儒術固未醇也而昭王豈能用儒術者哉可謂兩失之此家語為之一變矣於是以其書列于諸子得逃焚滅之禍秦亡書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註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宣帝時后倉明其業乃為曲臺記授戴德戴聖慶育三家大戴刪其繁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育無傳馬馬融得小戴禮又足月令

明堂樂記三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註解究其原多出於荀卿之所傳故戴記中多有荀卿之書班固曰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卷與篇不同顔師古已註云非今所有之家語成帝時孔子十三世孫衍上書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遂除家語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觀之禮記成而家語又幾於亡矣予於是有曰論語者古家語之精語也禮記者後家語

之精語也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託以安國之名捨珠玉而存瓦礫寳康瓠而棄商鼎安國不應如是之疎也且安國武帝時人孔壁之藏安國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絲竹之遺音正曲臺之繁蕪其功反出於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語是王肅編古録雜語其書雖多疵却非肅自作謂今家語為先秦古書竊意是初年之論未暇深考故註於中

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語為王肅書此必晚年之論無疑也吁家語之書洙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秦再變於漢三變於大戴四變於小戴五變於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慤其義甚明奈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論久之未必不改也學者膠柱而調瑟却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論惟明者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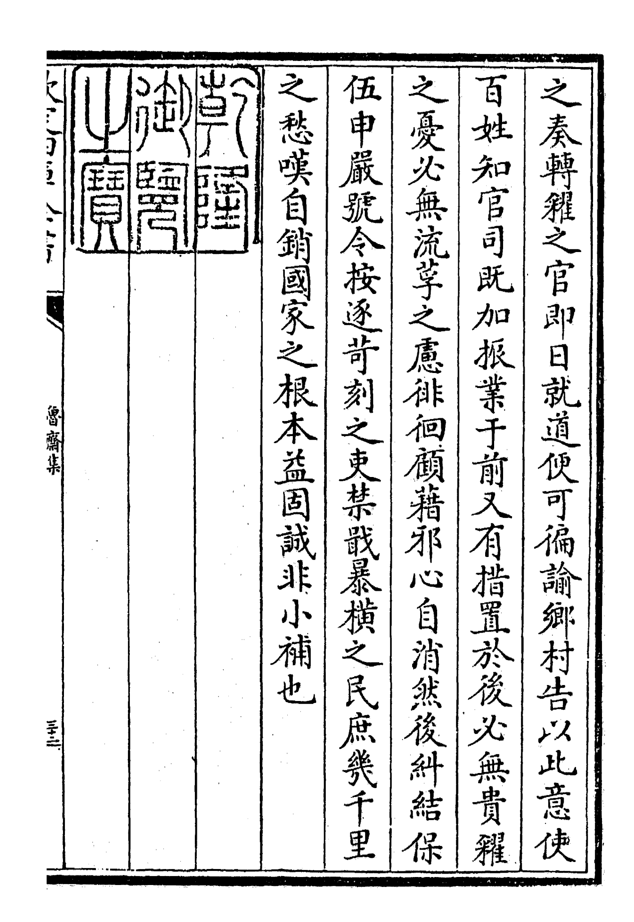
水災後劄子

竊惟婺女之為郡三面阻山而太末之水限其西南中間沃壤甚狹豐年樂歲僅僅自保國家無兼歲之儲上農無半年之食一遇水旱上下俱困今年陰沴馮陵西疇告病橫風淫雨浸蕩於其外螟螣蟊賊蝕齧於其內烏茸槁粒一目百里雖無洚水亦為凶年況七八月之間山裂石走百川沸騰五邑狂瀾會于一夕傾覆我室廬漂蕩我家具淪沒我稼穡閼絕我民命橫尸被野冤氣蔽天雖咸淳亦不如是之甚也此豈小故哉死者吾

末如之何而生者日就溝壑尤爲可念伏惟某官任父母斯民之責推已溺已飢之心散財發粟徧加拯恤德至渥也既而申奏朝廷大捐稍廩晛出泉符使者跋履廵按官吏奔走山谷所以慰勞給助恩已醲矣然識者之慮無餘憾於今日深有憂於方來何者膏腴在下而瀕溪磽瘠居高而帶山下者宜秔宜粳宜秫高者宜粟宜豆宜油麻又其次則蕎麥芋果蔬菔幸免十不二三葢濵溪者洪水之所滙帶山者洪水之所發浸者成芽

没者就槁衝突者砂石縱横者陵谷易位㓙年之禍未有如是之慘者來春糴價翔踴細民艱食巳無可疑講行賑濟又將次第而舉然賑濟於今日局面與去歳不同葢承豐穰之後者易承凋瘵之餘者難吾邦自庚子之春講行勸分于今三年一舉而民猶樂從再舉而民力巳竭三舉則元氣必絶矣是以講行於吳侍郎之時不勞趣辦上下懽然講行于趙都承之時科擾程督貴力殊甚講行于今日實無良策葢富家巨室亦立以待

新令先有啼飢之憂況弱戶乎是故勸分之令難以復
舉夙夜以思惟有籲哀朝廷歸命君父撥借四五萬石
之米俟來春糶錢樁積秋成糴還朝廷决不以煩瀆爲
罪本州又作急那融四五萬石之資日下差官收糴於
浙西俟將來賑糶訖事此錢亦不患耗折但浙西晚禾
將熟趂發運司未下知糴之令則數萬石之米攙先收
拾止浙西一二中户從容可辦此其次也大抵凶荒之
餘必有盜賊攘奪之患計出無聊勢使然也但得乞米



之奏轉糴之官即日就道便可徧諭鄉村告以此意使百姓知官司既加振業于前又有措置於後必無貴糴之憂必無流莩之慮徘徊顧藉邪心自消然後糾結保伍申嚴號令按逐苛刻之吏禁戢暴横之民庶幾千里之愁嘆自銷國家之根本益固誠非小補也

魯齋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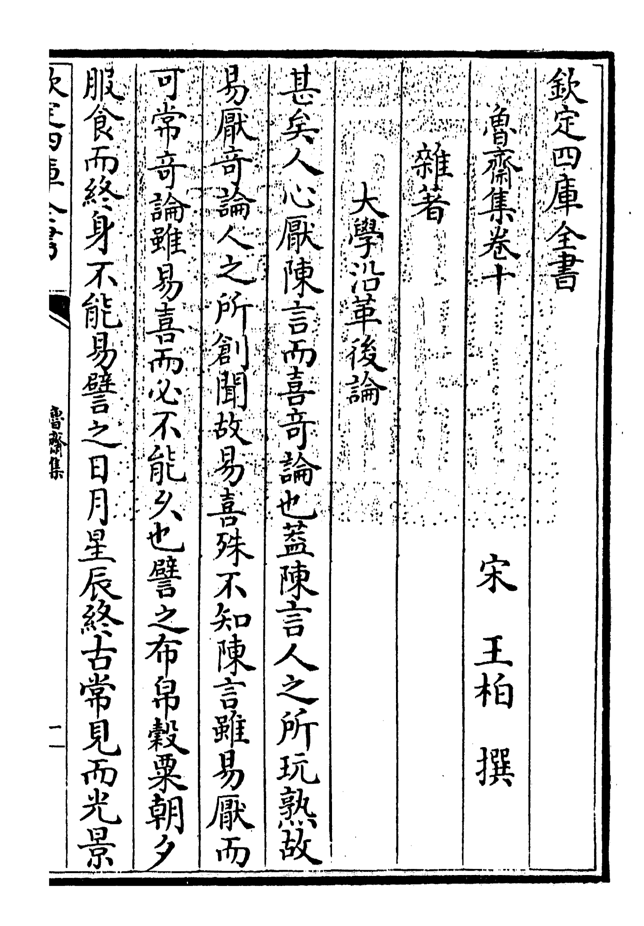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鍾



魯齋集卷十　　　宋　王柏　撰

雜著

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奇論也葢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陳言雖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穀粟朝夕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

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詳明亘千萬世而不可磨滅乎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傅會而騁巧不幾於侮聖言而壞心術乎此所以為先儒之所呵斥也僕鑒此病久矣一日聞大學格致章不亡不特車玉峰有是言也自董鉅堂以來已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傳漸廣終不可泯乃欲以首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充之末

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為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於常以其不費詞說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僕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既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莫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十百遍沈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名其書也所謂大學之

道者大以人言學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於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為吾之性天命是氣為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靈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理明氣明性明心俱不可得是理於心謂之德故曰明德然此德本虛靈不昧止曰明德則體用混淆故又添一明字於上下明字本體也上明字教之之法也既曰明

德則不見其孰為理孰為氣孰為性與心也明明德是大學之道之體新民是大學之道之用各止於至善然後謂之全體大用也明明德未止於至善則於明德猶有虧不可謂之全新民未止於至善則於新民猶未廣不可謂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謂新之者因其既昏而復使其更新之謂至善則明德新民之準則也自古善字無正訓周子始以純粹不雜目之言其體則精矣言其用則未切也其用則是正好處是中

節處是無過不及處朱子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釋善也極釋至也為善或未及一分或過一分不可曰不善也謂之至善則不可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却甚寛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目血脉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繼之以於天下三

字其勢却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却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遡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脩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之方益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物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

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效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傾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而不晦於半語之中剔出脩身束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脩身二字指此為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蓄傳中意思俱足此於聖人何嘗留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

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脩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型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是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知之之

知也僕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效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逃亡為甚自今觀之正見拙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為無其因昔本在

止於至善傳之後今乃逸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為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將然之際如此貫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

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為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惜乎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滄洲講席之上耳此皆漢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思有以補之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聖言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年猝急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即是元初底物事愚敢於致格傳亦云

中庸論上

自泰山梁木之音絶響而七十子之門人散處四方各

尊其所聞各識其所得紛紛著書大略有記録之書有訓詁之書有立言之書七國酣戰鋒鏑腥聞獨洙泗之流風餘韻彬彬然人猶知所敬也雖縱横異詭之士或咋舌而失其辨秦燔典籍漢溺儒冠至挾書之禁開而後河間獻王及魯高堂生得書為盛纂集雖勤而錯亂磨滅固亦多矣考其疏浚淵源恢宏祖訓端慤淵微無以踰於子思子也孔堂神護屋壁發祥大學中庸始見於世大學經傳如此分明猶叅錯而不知正中庸之韋

編苟絶而微言奥旨尤不易正也子朱子雖豪分縷析
次第尚承漢儒之舊大書以提其綱細字以指其要章
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
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皆所以明道之體也
僕於是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
命用也性體也率用也道體也脩用也總三句言之天
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為人物之體
道固體也實為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為教之體僕

故曰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脩上承天命下立民彝戒懼乎不睹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加謹乎獨知之地遏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却是用庸却是體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庸是常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却是臨時權衡

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體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倚者此中之體也吕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言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以誠明分體用末章又自為學立心之始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以歸於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澄心易氣玩味章句殆無餘藴僕至愚陋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躍然及其久也猶覺有所疑焉無所質証深竊病之盍子思

子之為是書也義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橅廣大而工夫縝密有非初學之所能遽通其茫然也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藴奥支分節解脉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於心目之間烏得不為之躍然但固滯之見似覺文勢微有斷續宮商或相奪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曾未見其不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屬者朱子却未嘗言之此正

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而三達德之總言乃遺逸於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辟繼以鬼神之為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與至誠無息亦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尤相遼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求於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竊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內矣今乃於此又捨大學獨提中庸之說而二之何歟沈思久之豈非班孟

堅亦有意於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厥原乃宣厥滯乃輯厥辭乃秩厥序嚴嚴乎大分之辨也𬨎𬨎乎大用之融也遐想舊規以意逆志庶幾得之姑整錄識於後辭未達復著於論但坼裂古書搖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為罪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僕不佞尚有待於後之賢度之

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證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歟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推其性之所自來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實有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此教非不同也曰脩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於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原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

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為淳粹峻潔不悖厥旨矣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則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含理也發而中節發亦氣也有理以帥乎中故發而能中節矣

中和之中主靜而言理也性也體也中庸之中主動而言德也情也用也今既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字不見於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它道也非可離之道也即中庸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懼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萬物

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無中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黙寓於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中庸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文章決不如是之無原也吁不覯漢儒之訓故不知關洛諸子義理之粹明不覯中庸之輯解不知朱子章句之精密僕竊妄意而猶有疑焉者以此書章節散漫易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中提出關鍵字為之聯絡固為甚密自次章至十一章以知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

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二十章又以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纖毫間隙之地其用功於此書可謂密矣皆所以開後學之耳目發往哲之精神而僕復何疑焉但第三章既是第二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為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為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第九章朱子既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而意相連矣竊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申中之義次言

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塗而廢此不能常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覺寬爾費隱之為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處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中明乎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感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感應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失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以下論

庸此最得子思子之本旨朱子乃以為未安思之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為至道或恐以此為未安也不然則子思子反復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為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雖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經禮威儀之中亦庸也但

無此德則不能凝此道自用自專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本諸身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亦能盡此中庸者也卒章四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實用工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無聲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於朱子既不敢自以為然又不敢自欺曰無疑撫卷浩歎若有得焉與其抱所疑而長終豈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賅之人之生也稟此真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粲然在中無感不應是曰誠明人之一心孰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錮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曰明誠前篇曰天命則性在命中脩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為綱而不可以為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人之誠學

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顔子喟然之嘆實似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内起下章言也曰成己成物言所以爲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興相應鬼神之德與武王周公之達孝相應哀公問政章移脩身一節入前篇之外舉夫子之答問以起明善誠身之義竊意夫子之言至其政息而止此下皆子思子之言申言

其政之布於方策者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其所以脩身脩道者皆明善誠身之功後之人欲舉文武之政行於天下者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誠身也博學之以下又明善誠身之本所以為教也曰誠者天之道以釋上誠字誠之者人之道以釋下誠字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此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誠擇善固執此言賢者必待明而後誠非明不能擇非誠不能固皆訓釋之詞也漢儒悉亂於上豈有綱領未立而訓釋已見

本末先後之無序何足以為典則之文哉一篇之中此章為最長所以舒徐容與開亮彬蔚盡明誠為教之義復賛仲尼道傳四聖德參兩儀以結至誠盡性其意已足而猶有餘思其詞已終而猶有餘力再提至聖至誠開而又闔渾渾無涯至聖以德言推其所以能盡性配天也至誠以道言推大經大本之所自出也蓋能知天地之化育無所倚惟見此誠肫肫淵淵浩浩而已至此無得而名焉故結之曰茍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言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誠明明誠兩下極功關鍵尤嚴歸宿尤密無以加矣子思子之書見於後世者止此三篇大學發明曾子之傳授中庸發明夫子之精藴此篇發明自己之所得大學有三綱八目為易見也所以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推性命之大原闡道德之明教為難知也所以為學者最後工夫此篇以誠明為性以明誠為教無形無色無聲無臭所以為尤難知也葢其胚胎造化槖籥

貞元理深而又深辭密而又密但見其鏗鏘乎振家庭之金石雍穆乎閑簡策之儀刑盛矣哉後世不足以追參其遐躅矣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之門性善養氣之論真發前聖人之未發可謂傳得其宗但其才高氣雄有英詞偉論以駕其仁義之具或抑或揚奇采振耀鋒鋩所向石裂山摧雖子朱子亦每嘆服其文章何其妙也然終未能盡滌濯戰國之餘習警悟超絶之意多而和平醲郁之味鮮其所以異於戰國者猶以師友見聞

之懿而義利王伯之辨甚嚴豈可望子思子之文章自義理根原正面大體自然流出淳粹篤厚無一點疵纇之可指今觀七篇之書述子思子傳授之言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人之道也而止乃中庸之殘章斷簡也動字之外更無他語發明此誠以是知孟子之得於子思子者尚淺而後世之知子思子者尤淺也韓子知孟子醇乎醇而不知子思子尤醇乎醇也濂溪周子心傳子思子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而得於子思子者反深其

著於通書曰誠聖人之本此以性言次章曰聖誠而已矣此以敎言曰誠之源曰誠斯立此以天道言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此以人道言終其書推明誠之義不一而止精慤邃密皆孟子之所未發嗚呼道無古今學無先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僕之所以確然有俟乎後之朱子也

原命

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夫命至

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傳訓故精密非復漢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推其命之所有則有理焉有氣焉然理非氣無所寓氣非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雜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雜然形在乎其中亦不得而相離也曰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理為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后知因其惻隱之發而知其有

仁也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有禮也因其是非之别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天賦是氣為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有薄雖有是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后因其聰明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姿而知其得氣之濁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推其已然者不為難於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

未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書數之始也有文五十有五奇偶重列者此河圖也有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諄諄然授於人哉不乘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機何自而著雖出於物而不囿於物物皆有理有氣惟神聖而后能推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大禹因洛書而敘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於歷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於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循環無窮感應莫測此聖

人神於用而妙於推也以卜筮言之卦爻一定之理也假大衍之數託靈蓍而揲之積其誠意凡十有八變方成一卦未然之吉凶可坐而知也以歷數言之以日月五星運行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為歲以太陰一周天為月分之以四時參之以餘閏皆求之於已然而推其未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而知也聖人之用數止於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開於子其體圓而虛地闢於丑參乎天中其數為

二故曰參天兩地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
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
五生土五行各一陰陽是曰十干日月所會之次舍謂
之辰周天凡十有二辰干辰相摩為六十甲子以六十
甲子紀其年月日時此歷數之名號也後世於歷家窺
見此理則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直之甲子亦
名之曰命此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於此可以推其
性情得於仁義禮智者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稟得於

貴賤壽夭者孰厚孰薄苟精其義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今考其學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日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二十有二字之至約參伍錯綜甲子凡三周敷衍變化數之繁夥一至於此其術可謂神矣然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過者化來者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迺俱囿於二百

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推五行五星而一依於數者紛紛衒鬻於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百六十年太一之大遊四千三百二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厄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揚氏太玄之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尤局促而易窮也惟康節邵子之學衍而申之為最盛以三十年為一世以十二世為一運以三十運為一會以十二會為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加一大

年月日時也然囿於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亦不過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尚能自二十二字歛而約之愈妙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葢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夫十干十二辰衍而為六十甲子推其所以相克者止於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即天賦之理也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脩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

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秉其彞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為主而氣每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壽夭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信之在我者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此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殀壽不貳脩身以

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不能推則不能立故作原命

禱雨劉子

伏聞某官憂農閔雨靡神不宗而又禱祈於社稷於義尤為至當蓋社者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者實專于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自昔國家所以昭事祈

報莫重於此與其屈膝於老子釋氏之祠與夫妖妄淫
昏之鬼者相去逺矣愚又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
内之山川今用黄冠之教而上供其皇天上帝是禮之
僭也又以髡緇夷族旋繞厠穢於宣布教化之庭是禮
之亂也至於職分所得而祭於禮為正者則前後未有
能舉而行之者誠為缺典夫山川所以為神靈者以其
氣之所烝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也今東陽之為郡北
山奠其後雙溪繞其前此所謂境内之名山大川是也

愚自兒童時每見北山有雲冐其巔須臾必雨雨則滂沛周於四境近年以來雲雨多興于南山之西而所及者有限蓋陰倡而陽不和其氣逆而勢不順縱有豐年而東北常歉蓋北山者一郡之望山也今其氣鬱亢久矣誠得賢使君立其壇壝牲幣之制考其登降奠饋之節躬率僚寀精白嚴事必有昭應夫人之於天地均一氣之流行然是氣無所攝屬則決無感應蓋天子命諸侯主是山川以涖其人民社稷之事故其氣屬我相聯

接而無間夫山川者天地之正氣也人以正氣感之則正氣應以戾氣感之則正氣不應矣茍能正其祭祀之本先須闕其感召之氣凡政事之淹欝者疏剔之凡征傕之苛急者寛弛之使千里人民之氣和而山川之氣已漸和矣然後齊肅一心積蓄誠意㑹山川之氣通幽顯之神何祈禱而不應哉昔南軒張先生嘗行於桂矣試取文集觀之信不誣也輙不自揆以書生迂濶之言恐可以裨賛愛民事神之盛心如或可采願勉强行之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日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排闥往哭之既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爲心喪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深淺稱其情而已僕於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思儀禮喪

服有朋友麻三字此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又曰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為言擬也緦麻之布十四升疑衰十五升即白布深衣擬于吉服也葢緦衰服之極輕者也他無服矣只有弔服所以擬之註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為弔服素冠吉屨無約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

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即加緦之絰帶是為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為弔服乎僕曰註固已云疑于吉服也况非止為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註曰庶人深衣又曰子為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為弔服不為麻純乎僕曰純之以彩者曰深衣也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袖長在外者則曰中衣各自有名不可亂也又曰

子創為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為恠民矣僕曰以深衣為弔服鄉閭亦間行之但未加麻耳是服也勉齋黄先生考之為最詳其書進之於朝藏於秘省頒行於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為過僕於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絰帶冠加絲武即素委貌覆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為怪越數日通齋葉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襴幞加布帶其後共考儀禮至葬時方用深衣加絰帶僕於是釋

然知其無戾於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魯齋集卷十